

書叢學文風朔

流

能

793.135
3814



康拉脫著
魯丁譯

行刊店書風朔

波蘭康拉脫著

激

流

朔風書店刊行

TRAMP DOCTOR'S TRAVELOGUE

Translated By

LIN YUTANG

研究英文 研究文學的一本好書

英譯老殘遊記

林語堂譯
梁迺治註

英漢對照

詳細註釋

最新出版 每冊實價國幣三元二角

「老殘遊記」一書爲我國近數十年間文學巨著之一，久已爲研究文學者不可不讀之一本書。林語堂氏論及我國文學時，對此書推崇備至，並將全書譯成英文，流利簡潔，典雅逸麗，兼而有之；茲特由梁迺治君加入詳細之註釋。實爲愛好英文及文學者之一冊優良讀本。分訂上下兩卷，卷上業已發售，卷下不日出版。

朔風書店印行

上海五洲書報社總經售

山東路二二一號

譯者序

讓我先敘述一段本書原作者康拉脫氏 (Joseph Conrad) 的歷史吧：——

一八五七年冬天，他誕生在波蘭南部一個村坊上。他祖先都是優秀的份子，父親曾經爲了謀波蘭的獨立，掀起革命的巨浪，被捕下了獄，死亡在發配地的西伯利亞；母親也帶累而死。因此，他從小便是個孤兒，十二歲以後的日子，正是隨着舅父而長大的。

成年後，康氏想去投軍攻打土耳其，但環境的逼使，他却加入了一條法國的商船。就此在海上飄流着，過度了二十餘載的海航生涯。

康氏來往于東西兩海洋，可是一方面，性好文學，也就執筆嘗試了寫作。但憑他優秀的天才，寫作竟成功了。

他所寫的小說的題材，因爲「手觸生活」，他根據現實的教訓，多半是寫海航的故事，同時，也都是拿手生活的海洋風波作爲背景的。這本「激流」便是他寫海航事實最心得的成功著。

康拉脫所寫下的小說，最獨特之處，是他描寫內心的得當，這本「激流」他刻劃着一個主人翁——

詹姆斯，但不直接用小說作法的敘述，而是用另一種談話方式敘述故事的始末。從起到訖，我們真感到他有着超特的成就。至于康翁的描寫手腕的高明，那更是紙上所說不盡的。

·魯 丁·

(一九四一·六·一八·上海)

目次

一……海的熱戀……………	一
二……普特諾的毀滅……………	一〇
三……義務宣傳……………	二〇
四……第二次審問……………	三三
五……生之掙扎……………	四四
六……在暴風雨中……………	五九
七……重見光明……………	七一
八……一個法國少尉……………	八一
九……法律的裁判……………	九二
一〇……夜的沉默……………	一〇二
一一……在職業線上……………	一一四
一二……蝴蝶的故事……………	一二六

一三……荒島行……	一三八
一四……深入到腹地……	一四九
一五……蠻荒戰爭……	一五八
一六……拯救一位孤女……	一七一
一七……愛情和火把……	一七九
一八……送行者……	一八九
一九……速地來鴻……	一九九
二〇……激流中的海盜……	二〇八
二一……仇敵的會見……	二一七
二二……謎樣的歸宿……	二二七

朔風叢書
激流

康拉特著
魯丁譯

一……海的熱戀

他的個子雖然沒有六尺高，可是身體倒很堅強的。走起路來，老往前直衝，眼睛兇巴巴地真像一頭蠻牛。他的聲帶很宏亮，而且有力地顯示出他的頑固的特性。通常他總是穿着潔白色的衣服，混身找不出一絲污漬。這是個專替貨船商兜攬生意的人，在東方沿海的港埠上，他很有一點小名氣的。

像這樣一個幹買賣的人，根本不需要什麼擅長，除了能幹耐勞之外。他就具有後者的條件，當貨船快要拋錨時，他便從水浪上，木槳之間迎上前去，嘻笑着臉兒向那些船主投投印有船貨商行名字的卡片。往往船主們第一次的登岸時，總見他領着他們，走到那家彷彿山穴似的舖子裏去。這裏，凡是船家們所須要應用的工具，食品之類，完全具備着，可以裝飾得你的那條船兒叫人醒目，在飄洋中得到許多的裨益。船主到了這裏來，真受船貨商們的款待呢。舖子中的設備也周到極了，尤其是那間挺大的陰涼的廳上，擺列着靠椅，上品的煙酒和文具，跟一冊「港埠規則」。每一個航海者到了這兒，幾個月來在海上的疲勞，真够消爲烏有的了。

船主們和船貨商的營業關係，是多虧這位夥計介紹和拉攏的，他幾乎每天上船拜訪，直到船駛離那一天爲止。他——這個夥計自己的勤於職務，真像兒子見老子那麼周到，他有女人般的專一概念，又有着酒鬼一般的嘻笑作風，藉以使雇客喜歡；這樣的態度總得到帳務理楚才截止。這位巴結於業務的夥計，真是難得的，加之他從小又很有水手經驗，在理他的主人該賞他一個高代價，或者是討好他幾陣子，但是他無論怎樣受人遷就，他老是會一忽兒袖手不幹。這變成經常的慣例了。他的主人明知他無非是託詞，所以他一走，人們便會異口同聲的罵道：

「媽的！這傢伙真是個傻瓜。」

在海港埠頭的人都只知道他的名字叫詹姆，其實他還有一個名字，是自動隱起來不給人知道的。只是他的祕密時常像網一般的走漏，每一次他的隱衷給他人戳穿了，他便悄悄離開，掉到另一個港口去，繼續從事他這項生涯。每次他總是向着日出的東方走去，但他的祕密遲早又得被人發覺的，因此許多時候以來，他先後行遍了孟買，仰光，加爾各塔，檳榔嶼等港埠。最後他看出命運的愈趨于惡劣，只得永遠脫離了這個環境，到那蠻荒的叢林中，和馬來人廝混，那裏的居民，人人叫他做「托阿」詹姆，這是尊稱，等于白人們稱呼爺爺一般無二。

他的出身和一般大商船主一樣，祖籍都是當牧師的。虔敬，恬寂是他們的特性；詹姆的父親便是這樣

一個人。他家的住宅，據說是上帝的賜予，猶像小禮拜堂似的外形，包圍在濃密的綠葉叢中，石壁之上顯露出了久年的苔蘚痕跡，下面，樹木便環繞着這座紅瓦小屋。屋子的前面，紅花綠草遍地鋪着，真是一片鮮豔奪目的景象。小屋的後背有個果園，院子在它的左邊，畜養着馬匹。詹姆的家人正是牧師的後裔。他有四位同胞弟兄，但是他從小因為喜歡作海洋的研究，他渴慕着海的雄偉，家長不待他成人便送他進了一艘「船員訓練艦」上去。

在艦上，他是一個優秀的訓練員，很得人們的器重。在考試航行術的時候他得了個優越的成績，便做了一名快艇的划水手。上司派他管理桅樑，精明，強幹，這確是他最配合的職位。他滿足地爬在那樓上，眺望着海岸上高聳的屋頂，工廠煙囪，和駛出港口來的船的桅杆，在海面上浮動着的小船，這幕壯嚴的海岸景象，引起了他的無窮的對於海的熱戀。

然而他一到底下甲板上，聽見喧囂的人聲，他的熱望便成了幻想，彷彿經歷了一幕航海的悲劇，彷彿自己將去拯救這條危險船上那些受難的人們。他們都在暴風雨中掙扎，赤着身，裸着體，也許正像船已觸着了暗礁，擱淺在荒島上，大家找着見類來填補肚腹的虛空；但是，他是要搶救他們脫離險境的，他鼓動着大海中一條艇上遇難人的勇氣，他情願做出忠勇的好榜樣。真像一個小說中所描寫的水上英雄。

「啊！你們快來，危險的事情快發生了！」

他瘋狂般地跳起身來，水手們慌忙地扶他走上扶梯。他耳邊只聽得人們在奔跑和呼喊，他的神志模糊了。

那是冬天的夜晚，暴風從中午刮到現在，海航只得中斷了。海空的風的喧嘩，一聲聲的像隔海鳴響着禮砲，雨也降落下來，但一會兒又停止了。船上的詹姆聽見怒濤的澎湃聲，和夾離在中間的人聲；在邊岸，鐵錨的顛扑不定的聲音，彷彿要吞蝕了這埠頭一樣。這緊張的聲音，猶似專對着他而發，叫他戰慄不止，簡直胸間的小氣也透不過來。

一簇簇的人倒下了，橫到他的身上。人聲又大作起來。幾個孩子的聲音吶喊著。這時有一條小商船駛近來，躲風，但衝撞了另一隻雙錨船，一幕險景立刻就呈現在人們的面前。這兒一羣年青的水手立刻爬到欄杆上，把吊艇放下來。但是快艇的身子幌盪着，繩子格格作響，像要傾覆的樣子。他親手忙亂着這些，看見吊艇上已坐好了人，他就迅捷地趕到欄邊望去。他在那朦朧的光亮中，只見河上吐出了一線白沫，吊艇朝前衝去。他模糊地覺得艇中有人呼喊著：「趕快！小子們！要救人！便得趕緊衝上去！」木槳起處，水花向四面飛濺。吊艇跳過一個浪濤，箭一般地向前馳去。

船主一把拖住他的肩頭，當詹姆也想跳下吊艇去時，早已來不及了。船主用譏諷的口吻責怪着他，詹姆心裏充滿了一股遺憾的失望。

一陣喝采和鼓掌聲歡迎着吊艇的歸來。這時那條艇中已經半船是水，有二個傷者躺倒在船板上。詹姆到這時候才覺得任何大風浪都不足畏懼，他永久不再怕那狂風了。那晚，他在船上獨自悔恨沒有參加這英勇的搶險工作，但同時吊艇上划頭槳的一個年青受傷小伙子，正被大家視作水上英雄而包圍起來，紛紛向他探問，他說着英勇的事蹟，他啓示自己的創口和一條血褲，換得了人們一片光榮的贊譽。

這些詹姆却認為是無聊的虛榮。本來暴風並不足畏，所以他們只是一種虛偽的代價而已。他覺得自己的精神遠在真正幹救險工作者們之上，他深信將來會有一天當人家俱都畏縮不前的時候，自己能够做出比這更驚人的偉蹟；只有他，才能單獨對付大風浪的襲擊。他有這樣的傲慢的成見，因此在他的心裏，找不到真正的恐懼作用。他肯定地把握住這種觀念，覺得自己才是個常實的大無畏者呢！

這樣地，訓練了兩年模樣，他走上了海的遠大的航程，走進了從前所夢想着的境地。但說也古怪，他卻並不曾遭遇到危險，在幾次的航行之中。他日常這樣呆板地工作着，祇是爲了解決麵包問題，這些真够不上他理想中的樂業主義，所以他開始懊傷了。不過他不甘願半途而廢，掛着二手回家，他情願永久伴隨着海岸，做一名海的忠實的奴隸。他依然認為前途還有曙光，他的態度如若服從和耐勞地守着職務的崗位。就這樣過了幾時，因爲職責的處理得當，居然很年青而升任了一隻大船的大副。在那階段中，他依然沒有遭遇危險事情的試驗。

悔的嚴肅，食著在他日常的覺察裏，他只覺得這是個惡意的殘酷的展開，在他眼前，一幕幕什麼都像毀滅了一樣。他思索着未來，厭惡的心理完全把他的心境攪亂了。

過了多時，有一個星期中果真遭到了大風浪。但是，詹姆給突然倒下的一個桅杆壓傷，許多日子使他在昏沉中苦悶地過度。他沒有希望地忍受着，心底深處，展開了一種幻想。他明知那胡思亂想正是擾亂神志的大敵，他便懶于再想下去。但睜開眼來，他只有瞧見那小屋裏的一切紛擾，自己死樣地躺在屋裏，暗中只爲着暫時不必要回到船上做那呆板的工作而慶幸。不過悲慘的感覺依舊存在着，使他在病榻上呼吸變得短促。那個時候他真太苦悶了，恨不得立刻跳出這沉悶的苦難圈子。天氣晴朗了，風後來也停止了，到這時他才停止了那些的想念。

脚，會如前般的顛跛。他的那條船載他駛到東海岸的一個碼頭去。在那裏，他不得不登岸進了一家醫院。但他的原復極緩，這條船開走時，他還留在醫院裏呢。

整個醫院的住院病家，連他也只有三個白種人：一位是礮艦的會計，蹣斷了一條腿；另一個是遠道的鐵路工人，害着似是而非的熱帶病。他後來由一個僕人的拉攏，經常來和他倆閒談，雙方講得頗投契，便打一會兒牌，或者各人聚述些生平的事跡。這醫院位于一座小山上，山風從窗子裏送進來，帶給了他們大自然的感覺。詹姆成天地躺在那兒，瞭望着叢林，和那城垣的屋頂。再遠處，是這座遍植着櫻樹的小島的海岸；

岸邊的小島，帶着異地情調。呵！東方的天空，永遠粉濺着這片蔚藍，展開到那天水交吻的邊界上。

一離開扶杖，他便下山到城市裏，想去找個回家的機會。但不巧得很，他只能在這海港上和一些同命運者廝混着。這一班人的外形和內心都保存着不失本色的表演，有許多純粹是等死的傢伙，整天企望與文明世界隔離，到那天涯海角去過度殘生；但另一班和他同樣的異鄉人，因為留滯在這裏，漸漸的到本地人經營的船上當着船員了。這批都是醉生夢死的伙伴，他們愛于游冶，荒唐和享樂，希望和東方的海天打成一片，甯可拋却舊生活，而在艙面上舒服地過那短程航行的日子。因為替中國人或是阿剌伯人做事，過的生活是挺悠閒的；他們經常的談論中，總說某人在一條中國去的船上找到好差司，或是有機會到日本去享樂，上緬甸去廝混。總之這東方海岸的港埠已成了他們心目中的樂園。

在前，詹姆覺得不配跟這幫人合流的。但到最後他不知怎的却喜歡和豔羨起他們來。他覺得他們的生活才是人生難遇的機會！就這樣過了幾時，他竟也拋棄了以前的念頭，和打破了回家的思想，情願去接任普特諾這條船上的一个大副職司。

普特諾——本是一條本地的輪船，船身銹朽了，宛實像條獵犬一樣。現在它是屬於一個中國人，而轉給一個阿剌伯人經營的。船的領帶者又是個德國人，他喜歡在別人前咒詛祖國的政策，他常用鐵血主義的論調，誇耀着俾斯麥的偉大。他是個赤鼻紅膚，唇沿生鬚的傢伙。當這條船刷新修竣後，啓碇之前，靠在一

個木製碼頭上便有七八百個到聖地去的人，湧到輪裏面去。

一雙雙光脚踏上船的甲板，但他們默不發語，也沒有一個向後顧盼。一個個地，都挾着信仰和希望，從東方的極端來到這兒匯集。他們走過森林中的途道，順着河流而下，又坐馬來的小舟到這裏，一路經過的災難，和耳聞目覩的怪現象，真是不勝枚舉；但是誰都給某種命運支配着，爲了開拓神權，他們便像聽見了誰的呼喚似的都願意離開故土，拋却富貴貧賤的本來環境。他們滿身都是骯髒的，由強壯者領路在前，後隨者便是些老人、女人和孩子，用頭了裹扎着蓬鬆亂髮，鼓足一口氣的前來。這一羣人，真可說是苛刻信仰之下的迷信的低能者。

「你瞧哪！那羣真像畜牲！」船主德國人向他新來的大副這樣說。

那批參拜聖地者的領袖就在這時也來了。他是個阿剌伯人，穿着白衣，纏着頭帕，由一長串奴僕挑負了他的行李上船。立刻這條普特諾船便舉錨行駛了。

向着兩個小島之間的海面駛去。那個阿剌伯籍的領袖站在船梢便大誦經文，祈禱着這次旅行的平安。黃昏的時候，輪船吻着那靜靜的海峽裏的水波，這條船行經一個螺旋式的燈塔旁邊，這是反宗教者便利航行所建築的一頂塔，塔燈中散發出來的光，彷彿嘲笑着這條船上的一幕瘋狂祈禱的模樣。

船駛離了海峽，渡過港灣，繼續不息的直向前駛，望着紅海行進。天空是燥熱而晴朗的，沒有雲，太陽老

壓着船身，叫人提不起任何思索的能力，只是感到胸悶難受。海水不大流動，永遠像膠貼着的一盅死水。普特諾的烟鹵裏吐着黑煙，海道上劃分出它的一線微波，等於一隻幻船駛入了空寂的絕境一樣。

太陽逼照着海空和海面，這條船上，五個白種人住在中艙，跟其他的人貨隔離着。白天總是那麼酷熱，像太陽要一口把這條船吞蝕一般；天的一邊，猶似給火饑灼焦了。

在這種日子裏，因此誰都渴望着夜的來臨。

二……普特諾的毀滅

甜蜜的夜——

周遭沉默無聲，只有天空的是辰散發着尖透明的光輝。帶給了人們一個安逸的訊息。新月朦朧在吊在天邊，眼前的阿刺伯變得清冷和恬靜了。水的畫面，也增加了美麗，船行的微波，左右兩道陰沉沉的浪脊，中間輕輕地濺起一些小浪花，一些漣漪的波紋，起伏着……海面有節拍地奏着海洋的夜曲，晃盪的船身，是永遠滯在海的中心的一個黑點之中。

瞭望台上，詹姆站在那裏眺察這大自然的靜止的形態。他深深覺得有着無限的安全，像見到了他慈母的臉兒一樣。船篷的下面，這班在苛刻信仰之下的參拜怪地者們，多半睡着了，他們睡在席草上，氈毯上或是睡在光赤的甲板上。艙面找不到一個空隙，總是，盡是染色的布包紮着他們的棕色皮膚。有的身上蓋覆了衣被，男女老幼，貧血的和殘廢的擠在一塊兒，甜甜地睡去呢。

當船的速率微微加快時，迎面便吹來了一陣陣海洋風，不斷地朝艙面撲來，掠過平臥的人的身軀。樑木上三三兩兩地掛着些燈兒，燈火閃爍着，雖然搖曳着，但也能照到下面一隻隻戴着銀飾物的手，或是光赤的腳，櫻色的膚體，挺長着腿和頸項。這裏有個做父親的駝着雙肩，拿膝蓋來安放頭額，疲乏地睡在他兒